

杨抡出使琉球考略

朱端强¹, 王秋月²

(1. 云南师范大学 历史系, 云南 昆明 650093; 2.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明末滇人杨抡等人临危受命, 出使琉球, 册封其王。他们航经我国钓鱼岛(岛)等岛礁; 记录了中、琉海界姑米山。但因文献不足, 杨抡使琉之事几失纪闻。文章搜求逸文, 考述其事略。同时, 据实重申钓鱼岛(岛)自古即为中国领土之史实。

关键词: 杨抡; 琉球; 钓鱼岛(岛); 姑米山; 明朝

【中图分类号】 K24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7X(2014)01-012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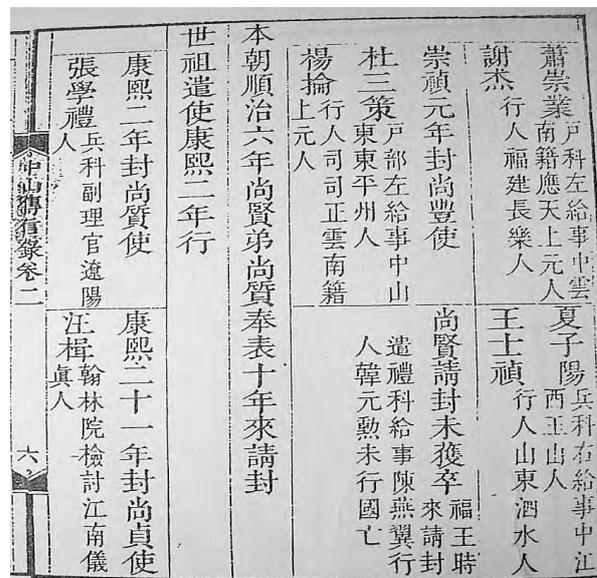
DOI:10.13727/j.cnki.53-1191/c.2014.01.022

众所周知, 迄光绪五年(1879年)日本武装吞并琉球, 改置为“冲绳县”之前, 古老的琉球一直是一个藩属于中国的独立王国, 世袭琉球国王须由中国皇帝派使节前往该国册封。中、琉两国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 从未发生过任何战争。据有关专家统计, 明清两朝, 中国先后派出31次册封琉球国王的使节。^①在众多册封使节中, 就有两位滇籍“国家大使”: 其一是万历七年(1579年)的册封正使萧崇业; 其二是崇祯六年(1633年)的册封副使杨抡。

萧崇业使琉之事, 言者甚众。但杨抡使琉之事, 晚近以来云南学术界几乎失其纪闻, 窃以为值得略加考述。

按明清制度, 册封琉球是国家级隆重外交大典。首先要从政府的“六科给事中”和“行人司”中选定正、副两位册封大使。然后由他们前往沿海监造出使琉球的“封舟”。还要配备各种航海人员、文化随从、军卫仪仗、礼品器物和生活物资等等。造船和准备工作一般需要1~2年时间。出使琉球要漂洋过海, 十分危险。据载, 明初由于“封舟”经常在海上遇难, 所以, 舟上不得不特置两口棺材。如果遇上即将翻船, 就要尽快把两位大使放入棺内! 棺前刻上“天朝使臣某某之柩”, 再钉上若干值钱的银牌。希望有人见到棺材和银牌能将大使好好埋葬, 但大多数情况是死无收殓之人! 因此, 明廷曾一度停止渡海册封, 改由琉球人到中国沿海某处“领封”^②。但这对于中、琉两国而言,

毕竟有失庄重。特别是琉球国, 他们一再到中国进贡请封, 争的就是这一隆重的大礼!



清代使琉文献记萧崇业、杨抡使琉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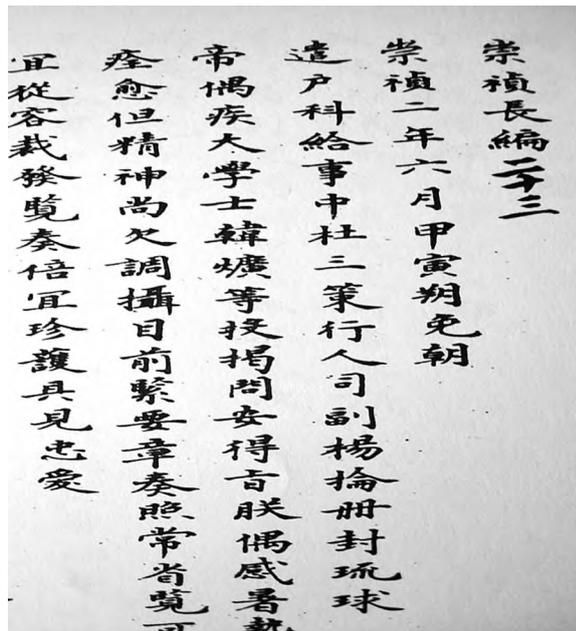
明朝泰昌元年(1620年), 琉球国王尚宁薨, 琉球人立尚丰为“中山王”。从天启三年(1623年)到七年(1627年), 尚丰先后四次派遣王舅毛凤仪、正议大夫蔡延等到中国朝贡, 并请求正式册封。明廷未能及时应允。^③因为, 这时的明朝, 由于农民起义及清兵压境, 国库空虚, 内外交困, 再加上“倭祸”不断干扰等原因, 故册封之事无法顾及, 前后拖延竟长达十年之久!

【作者简介】 朱端强,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① 鞠德源 《钓鱼岛正名》,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6年。

② (明) 陈侃 《使琉球录》卷下 《群书质疑》, 续修四库全书本。

③ (清) 周煌 《中山传信录》卷三 《封贡事迹》, 续修四库全书本。



《崇禎長編》載楊抡等使琉球詔令

至崇禎帝即位，琉球又两次前来贺喜和请封。崇禎二年（1629年）闰四月，礼部尚书何如宠有见于财政困难、航海风险等因，上书提出不再造舟出使，改行琉球到中国“领封”之制。不料崇禎皇帝认为不可。他降旨说“封建海邦，用示无贰外，这袭封琉球国王，还遵照累朝遣官册封，一应礼仪事宜，参酌旧例行”^①。于是，同年六月，崇禎帝正式下诏，决定派遣户科给事山东人杜三策为正使、行人司司正杨抡为副使。完全按旧制造舟出海，册封琉球。^②

关于杨抡的史料确属少见。乃至前人将他误记为应天府上元人（今属南京市），或云南临安府人（今云南建水等县）。我们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首先确定杨抡实为明朝云南鹤庆府（今云南鹤庆等县）人，和许多明朝移民后裔一样，其祖籍或为应天府上元县。然而，除科名和零星佚事

外，清代云南及鹤庆地方志均无《杨抡传》，故其家庭情况和本人字号失考。据载，杨抡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考中“丙午科”举人第42名。和他同榜中举的还有其侄子杨方盛，方盛后来官至应天府府尹等。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杨抡又考中“癸丑科”三甲进士第121名。^③

清中叶云南著名学者师范较早关心杨抡事迹。他从外地抄回明人程嘉燧（松圆）撰《送上党郡侯杨公入觐》一文，收入《滇系》。此后，该文始著录于鹤庆地方志中。据此文得知，杨抡中进士之后，曾先在刑部任职。他为官严明清正，乃至“庭中号无冤”，少有冤假错案发生。后来，他又以“尚书郎出守潞安府”，外放山西潞安府（今山西长治市，古称“上党”）任知府。其间，他深受当地士绅百姓爱戴。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春天，按政府规定，杨抡要离任到北京参加考核官吏的“大计”。潞安府所属“八县士绅”特请布衣文人程嘉燧撰文为他壮行！文章称赞杨抡“为人温厚而直；敦大而敏，擅经术，精法比”，是一位性格温和敏捷、精通经学和法律的好官。大约通过官吏“大计”之后，杨抡又从潞安府上调明中央“行人司”，主管宣旨颁诏。他先任副职，后升为“司正”^④。

考杨抡出使琉球前曾回过云南老家一趟。据地方志所记，他这次返乡路经关索岭（今云南寻甸境内），无意中捡到一个香囊，上书“天妃”二字，不料杨抡回家后就生起病来。他怀疑是“天妃”作祟，于是就虔诚地祭祀“天妃”。不久他的病果然痊愈。从云南返回北京，杨抡便接到了出使琉球的命令。在事先准备使琉的文件中就有祭祀海神“天妃”（马祖）的祭文。他这才明白，原来“天妃盖航海所拜之神也”。正是“天妃”早早向

① 《崇禎長編》卷二十一，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按，崇禎一朝无《实录》，此《长编》即该朝编年体国史。

② 《崇禎長編》卷二十三。

③ 按，以上科名所据文献：康熙《鹤庆府志·选举志》；《新纂云南通志》卷十六明代举人、进士《表》；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④ 按，该文首载师范《滇系》八之十八《艺文志》（新编《云南丛书》第十二册）。文末师范有跋语曰“考滇《志》，杨抡，鹤庆人。万历癸丑进士，官光禄寺卿，于守潞安并未载及。而《乡贤》《宦绩》亦佚其名。非松圆此文，几至失传矣。今杨姓多发科者，归而告之，使其数典而毋忘厥祖。且以叹《志》之不足凭也。戊辰仲春师范记。”此后，此文始转入光绪《鹤庆府志·艺文志》等。因该文尚未言及杨抡使琉事，则所记乃杨抡使琉之前事状。检民国《鹤庆县志》或据此文立有杨抡小《传》，然书其使琉事在守潞安之前，则有失详审。新编《鹤庆县志》未立《杨抡传》。

他泄露了这次航海的机缘啊!^① 这虽然不过是一个民间传说,但它被载入鹤庆地方史志,则充分反映杨抡出使琉球对鹤庆地方的影响不小!

此次册封,杜三策和杨抡都没有像过去的册封使臣撰写《使琉球录》。但有幸的是,一位跟随他们出海的“从客”胡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有游记《杜三策册封琉球真记奇观》一文,又名《琉球记》,约4500字,并绘有精美的插图,为我们提供了这次册封过程的基本事实。^②

据胡靖记载,按崇祯圣旨,杨抡他们先到福建督造封舟。或由于经济原因,这次造船工期竟长达四年多!但造好的封舟也许是明朝最大的一艘使琉球封舟:舟长二十丈,宽六丈,入水深约五丈。首尾共立五帆,主桅高约七丈多。舵工十六人,水手一百六十人。“所有从行人员共约五百有奇”。封舟共有二十四间舱房,顶层设有“天妃殿”,中有大堂,上置崇祯诏敕。随船带去不少中国纺织品、瓷器、药材、纸张、食品、日用品、工艺品等等。

崇祯六年(1633年)六月四日,他们先由福建长乐行至广石乡,祭祀海神天妃,“建醮天妃,祈灵水圣”。然后从“五虎门”开洋出海。五虎门位于今天福州市连江县闽江入海口琅岐镇岛北面偏东的海域,也是当年郑和七下西洋出海的一个港口。这次出海还比较正常,非常顺风,封舟按以往的海路,过零丁洋,经澎湖列岛、钓鱼岛(岛)、黄尾屿等中国内海岛礁。四天之后,封舟才航至中、琉两国交界的姑米山(今冲绳久米岛),开始进入琉球国洋面。这时,胡靖写道:

八日薄暮,过姑米山,夷人贡螺献新,乘数小艇灭没巨浪中。比至,系缆船旁护驾。深夜,各举灯如江干渔火,上下零乱。镇守姑米山夷官远望封船,即举烽闻之马齿山,马齿山即举烽闻之中山。世子爰命紫金大夫泊三法司统通国夷人,诣那霸候接。

这段文字非常清楚地表明,当封舟到达姑米山(岛)时,天色已晚,镇守姑米山(岛)的琉球官员采用海上烽燧的方式,以烟火为信号,向该国马

齿山(岛)报告封舟到来的具体位置;再由马齿山(岛)守军以同样的方式,将封舟航行的信息再传递到琉球国都那霸港(今冲绳那霸),以便琉球国提前做好迎接封舟的准备。

中国使臣到达琉球后,照例下榻“天使馆”。杨抡住在馆后西边小楼,名曰“听海楼”。正使杜三策、从客胡靖和杨抡等常常在此聚会赋诗。^③到馆的第二天,杜三策和杨抡先到琉球孔庙行香,足以证明明末琉球国已建有文庙。^④然后,他们再到天妃宫祭拜海神马祖。其宫规模较大,堂内供奉着和中国沿海一样的天妃神像。祭拜结束后,杜三策和杨抡应请为天妃宫共同题书“慈航普度”的匾额,它一直保留到清朝。此后,两位册封使臣又控制先后主持了谕祭琉球国先王尚宁的仪式和册封新王尚丰的大典,当众宣读崇祯帝颁赐给琉球王尚丰的诏书曰:

皇帝敕谕琉球国王世子尚丰:得奏,尔父王尚宁,于泰昌元年九月十九日薨。尔以世子理宜承袭。特遣户科右给事中杜三策、行人司司正杨抡,封尔为琉球国中山王,嗣理国政,并赐尔及妃冠服彩币等物。念尔父绍膺国统,坐镇海帮,率职输诚,慎终如始。中遭邻侮,致堵安。克綏提封,迄于末世。尔以原胤,国人归心。嗣服之初,倍宜兢惕。其尚祇循侯度,恪守王章。褪身以率励臣民,飭政以辑宁城邦。绸缪窗户,保国藩篱。应无忝尔前人,用副予之显命。钦哉!^⑤

诏书提到“中遭邻侮”即指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三月,日本萨摩藩悍然入侵琉球,大肆抢掠,又将国王尚宁押往江户(今东京),请德川幕府“发落”。但是,当时的日本还非常畏惧琉球的宗主国明朝。所以,他们非但不敢乘势灭亡琉球,反而以最高规格的礼仪接待了琉球王尚宁。史载,尚宁当时身着大明封王冠带,乘坐国君凤辇,入见德川家康。德川家康盛情款待尚宁,并将他送回那霸,继续称王。然而,这一事件毕竟是日本吞并琉球的开端。^⑥所以,诏书最后还提醒琉球新王尚丰要“绸缪窗户,保国藩篱”,警惕日寇再次

① 见光绪《鹤庆府志》卷三十二《杂俎》。

② 载黄润华等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上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

③ (清)周煌《琉球国志略》卷六《使馆》,续修四库全书本。

④ 按,据(清)周煌《琉球国志略》卷七《文庙》条,称该国文庙始建于康熙十三年,显误。

⑤ 按,胡靖《琉球记》未载此诏书。诏书题为《册封琉球国王敕谕》,为罗振玉先生家藏档案。转引自刘传录《明进士杜三策曾册封琉球王》,载《大众日报》2012年10月29日。

⑥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79年。又,鞠德源《钓鱼岛正名》等。

侵扰。

册封大典完成后,杜三策和杨抡一行在琉球各地游历。与当地人士进行经济、文化、艺术、生产等方面的交流;还特意接见了明初移居琉球的“闽籍三十六姓”的后裔。在琉期间,杜三策和杨抡还在琉球多处题字、撰文。如,为天使馆题写了“每怀靡及”和“德配玄穹”二匾;在天使馆后楼墙壁上题写了“梅花诗”百首;^①还与琉球王尚丰一起观看了琉球宫廷画师、聋哑人钦可圣的绘画。他们赞叹钦可圣的作品可媲美中国的著名画家顾恺之、王维等,为近世所无。

有趣的是,在出使琉球的五个多月,杨抡和杜三策都先后度过了自己的生日。只是我们无法考证究竟是几岁的生日。为庆祝杨抡的生日,胡靖有贺诗一首云:

水国风云壮彩毫,松清鹤洁一仙曹。
岁星长映槎星拱,茆屋曾添海屋高。
节使中山仪凤羽,光瞻异域醉蟠桃。
皇恩应看飞丹诏,砥柱中流万顷涛。

——胡靖 《琉球记·寿杨大行》

完成册封任务后,杜三策和杨抡一行于崇祯六年十一月八日从那霸登舟,候风启航,九日出海,扬帆回国。但回程却并不十分顺利,行至十一日,风浪突然大作,“舵牙日折几十次,勒索皆断”,一位舵工也因此死去,情况非常危险。这时,他们连忙向船上用楠木刻成的天妃请求保佑。胡靖记载说,“经向天妃祈祷,遂化险为夷”,十一月二十

日早晨,封舟安全返回五虎门。

杨抡回国后,官至光禄寺正卿。其为官情况则有待进一步考证。杨抡出使琉球册封中山王之事对家乡父老影响很大,“里人称之为‘杨封王’”^②。杨抡去世后,归葬故乡鹤庆城东南的班登山杨氏祖茔。^③他曾从琉球带回一把琉球刀。不知何时,杨抡把此刀送给侄子杨方盛,并向方盛讲述过自己出使琉球的情况。方盛也因此有诗《梅天淬琉球刀有怀光禄》二章为纪曰:

叔将刀出赠,云是大琉球。
海泛防龙合,天阴听鬼愁。
挥空霜欲落,脱匣水堪抽。
万里烽烟地,随身去莫留。

单刀新试舞,双剑旧能抡。
雨过腥闻血,风旋雪裹身。
对镲追想动,挂壁蒯缑尘。
醉后时还看,为忆赠刀人。^④

我们从诗句“万里烽烟地,随身去莫留”“雨过腥闻血,风旋雪裹身”中,能分明感到,当时的琉球国早已不象从前那样安宁祥和了。但杨抡一行,临危受命,顺利完成了明朝最后一次册封任务。承先启后,连接了清朝中、琉两国长达10次的封贡活动。杨抡也是自郑和、萧崇业以来,云南第三位值得纪念的国家级外交大使和应当深入研究的历史人物。

A Study of Yang Lun's Diplomatic Mission to the Ryukyu Islands

ZHU Duan - qiang¹ & WANG Qiu - yue²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3, China;

2. School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Yang Lun, who was a native of Yunnan and a high-ranking official, was sent on a diplomatic mission to the Ryukyu Islands. His navigation line passed Diaoyu Islands of China and there was a record of Gumishan Island as the marine bounda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Ryukyu Islands. Due to the lac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Yang Lun's diplomatic mission to the Ryukyu Islands was almost lost in history. This paper traces and analyzes the related history and proved that Diaoyu Islands has been a part of China's territory since ancient times.

Key words: Ming dynasty; Yang Lun; Ryukyu Islands; Diaoyu Islands; Gumishan Island

(责任编辑 王东昕)

① (清)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卷二《天使馆》,续修四库全书本。

② 民国《鹤庆县志》卷九上《宦绩》。

③ 见于康熙《鹤庆府志》卷二十三《冢墓》、民国《鹤庆县志》卷一下《邱墓》。

④ 康熙《鹤庆府志》卷二十六《艺文》。按,考此诗略据徐渭《琉流刀二首》点化而成。参见《徐渭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3年。